

撫松縣文史資料

A stylized, high-contrast portrait of a man with dark hair and glasses, wearing a white shirt and a dark tie. The portrait is rendered in a graphic, almost woodcut-like style with bold black outlines and flat areas of colo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rtrait is a mix of red and orange, suggesting a flame or a dynamic, energetic presence.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set against a dark, textured olive-green background.

張蔚華烈士專輯

政協撫松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封面设计：赵 丁

抚松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资料)

印 刷：浑江市印刷厂

出版时间：1986年5月

前 言

《抚松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

本辑主要根据有关知情人的回忆，和文献记载整理、汇集成《张蔚华烈士》专辑。

张蔚华同志是我党在抚松县地下组织最早领导人之一。他利用家庭是富商的特殊地位和父亲张万程在社会上的声誉，以开设“天成永”、“兄弟书局”、“兄弟照像馆”、“兄弟药店”等商号为掩护，为我党和游击队搜集情报，输送人才，供应物资和枪支弹药。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贡献。

张蔚华和金日成同志从父辈到晚辈两家都友情深重，最后发展到革命同志间的亲密战友。

张蔚华在白色恐怖下为党工作，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由于叛徒郑学海的出卖而被敌人逮捕入狱。他在敌人面前软硬不吃，守口如瓶，以他一人死换得党组织的安全和革命同志的安全。

张蔚华与世长辞时，年仅二十五岁，他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了悼念张蔚华殉国五十周年，特出本辑，以飨读者。

编 者

目 录

友谊本是血凝成.....	张琰瑰 张瑛 (1)
金主席邀请我们“走亲戚”.....	张金泉 (37)
张蔚华烈士.....	张万程 (42)
不忘故人情.....	邓加荣 (44) <i>516页</i>
张蔚华事略.....	黄立志 杨万久 (51)
胡总书记传信续友情.....	<i>516页</i> 赵文臣 (57) <i>516页</i>

友谊本是血凝成

——记张蔚华烈士一家同金日成同志的战斗友情

张璉瑰 张 璞

长白山巍巍高峰，鸭绿江绵绵流长。山水相连的中朝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留下了许许多多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佳话。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酷斗争中，中国人民的优秀青年张蔚华一家与当时在中国东北地区从事反日斗争的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一家结下深厚友谊，同生死，共患难。张蔚华同志与金日成同志并肩战斗，情同手足，最后为保卫金日成同志和他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贡献出自己的宝贵青春和生命，从而为中朝两国友谊史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谱写了一曲亲善友好的赞歌。

一九八四年七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同志在会见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时，曾说过：张蔚华同志是为了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的。张蔚华参加革命，作战很坚决。他为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战斗到最后，保持了革命的气节。金日成同志对张蔚华烈士表示深挚的怀念，一再说：“张蔚华同志是个非常好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金日成同志在会见应邀访朝的张蔚华烈士的子女时，再一次充满感情地说：张蔚华同志与我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是我的救命恩人。

今天，国际主义战士张蔚华在朝鲜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受到广大朝鲜人民的尊敬与爱戴。张蔚华烈士的光辉事

迹，他与金日成同志之间的用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在朝鲜的大地上广为流传。金日成同志没有忘记自己的亲密战友张蔚华，中国人民更不会忘记自己的优秀儿子张蔚华。

一、两代人的友谊

张蔚华烈士祖籍山东，祖父是乡村私塾先生，父亲张万程，是个农民。民国初年，山东省灾害频仍，战乱不断，农民食不果腹，哪里还有钱供子女读书呢！张万程一家为维持生计，不得不于一九一二年举家离开故土，走出山海关，一九一三年一月八日一家人辗转来到东边道的热水河子。张万程的妻子生下第二个儿子，这就是张蔚华。翌年，张万程便领着妻子、儿女迁到抚松定居。同年张蔚华的祖父病逝，张万程虽然才学满腹，但在初到抚松时，由于人地两生，只好当小商贩，沿街叫卖煎饼、馃子等吃食，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后来有了一定积蓄，便与他人合资开办了一家杂货店，名“天成永”，由张万程任掌柜。抚松县位于偏远的山区，文化十分落后，商业也不发达。张万程颇经营之道，家业很快发展起来，七、八年后，便成了抚松县屈指可数的殷实之家。加之张万程仗义疏才、精通文墨，有一手人人称道的好书法，被商业界同人推荐为抚松县商会副会长，成为抚松县里深孚众望的社会贤达之一。

本世纪二十年代，朝鲜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优秀领导人金享稷先生，为了躲避日本殖民当局的通缉，跨越鸭绿江，来到中国奉天省的抚松县，继续从事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朝鲜独立的正义斗争。金享稷先生不仅是位忧国忧民、高瞻远瞩的政治活动家，而且是位满腹经纶、字画兼通的学者，特别是汉学造诣颇深。他到抚松之后，见县城店铺、商家的匾额、字号，甚至碑石、墓铭都是一人的手笔，很是佩

服。经过了解，方知皆系“天成永”杂货店掌柜张万程先生的大笔，于是以文会友，结识了张万程。他们二位都是精通翰墨的学者，且又无比关心各自的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因而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金享稷十分敬佩张万程富贵不淫、张万程更是叹服金享稷为拯救自己的国家，不惜流血牺牲、不惧铁窗风寒，甚至飘泊异国他乡，也必欲使朝鲜从日本的殖民主义铁蹄下独立的坚定信念、顽强斗争精神。他们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支援和帮助。

在张万程的大力帮助下，金享稷先生在抚松开设了一家医院——抚林医院。

当时，位于深山密林中的抚松县城里居住着许许多多离开故国的朝鲜人，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而且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压力之下的抚松县政府，对于这些朝鲜人还采取一种歧视性政策，除了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平等相待之外，最突出的是不设立朝鲜人学校，使朝鲜人子女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金享稷先生到抚松后，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清楚地认识到，要启发同胞的政治觉悟，团结一心地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斗争中去，必须首先让同胞们，尤其是让下一代读书，掌握文化知识。因此，金享稷先生便不遗余力地积极筹建朝鲜人学校——白山学校。当时，在安东设有日本领事馆，仰承日本领事馆鼻息的抚松县政府，一起回绝了金享稷先生关于建立教育朝鲜人子女的白山学校的要求，至于校舍、经费、教具、师资等问题更是不予考虑。金享稷先生在自己的建议遭到拒绝后，便请求挚友张万程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张万程非常理解金享稷先生的想法，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联合起商会的同人，成立了“支持建立白山学校委员会”，给金

享稷先生有力的声援和积极的支持。张万程先生还亲自找到县公署，向县知事义正词严地指出：金享稷先生建立白山学校，教育朝鲜人子女的这种要求是十分正当的，合理的，县公署不予以财力、物力支援已属不当，再公然反对办学就更不应该了。因此，他强烈要求县政府改变态度，批准金享稷先生组建白山学校。县政府考虑到张万程先生的威望和影响，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终于作出让步，同意金享稷先生建立白山学校。在金享稷先生筹建白山学校的过程中，张万程先生在财力、物资、以及人事等方面予以全力支援，从而使白山学校在抚松县城北迅速建立起来，许多朝鲜人子女得到了求知的机会。金享稷先生创办白山学校对于教育朝鲜人子女，使他们迅速觉悟，走向争取朝鲜独立斗争道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而白山学校的建立是与张万程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金享稷先生为朝鲜的独立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积劳成疾，于一九二六年元月五日溘然长逝。张万程先生为失去这位挚友知心而悲痛异常。他用上好的宽幅白绫，以遒劲的颜体字写了一幅挽幛，悼念亡友，寄托哀思。

张万程先生与金享稷先生之间的真挚友谊，还传给了他们的后代。

1925-4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变本加厉的殖民统治，在平壤市七谷昌缉小学读书的金日成同志，发出了朝鲜不独立就不返回朝鲜的坚定誓言，于一九二五年春天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奉天省抚松县，进入抚松第一校继续学习。到抚松第一校上学的第一天，校长领着金日成来到其所编入的班级，作了介绍，然后，班主任让金日成坐到靠窗户的一个空位子上，与一位中国学生同桌。这位中国学生见是一位朝鲜学生

与自己同桌，非常高兴，在金日成来到书桌前时，赶快站起来热情地问好，金日成也用不熟练的中国话向他问好。金日成对这位长着一双智慧的大眼睛、诚恳而热情的中国学生从一见面时就产生了好感，这位中国学生就是张蔚华。下课后，张蔚华向金日成介绍了学校的情况，课程进度，二人还互相介绍了自己及家庭的情况，话语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金日成与张蔚华二人同班同桌，志趣相同，再加上他们的父亲金享稷与张万程相交至厚，因此，金日成到抚松后，经常到张蔚华家去，有时就住在张蔚华的家里。张万程见金日成谈吐不凡，气宇轩昂，心中非常喜欢他，视若亲生儿子一般，不仅在生活上百般照顾，以后又积极支持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八年冬天，已经到吉林毓文中学读书的金日成同志，利用放假的机会，回到抚松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有一天，金日成率领由新生少年同盟盟员组成的少年演出队来到抚松第一校，在学校运动场上，公演革命戏剧《卖花姑娘》及其他革命歌舞，这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殖民统治、歌颂人民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压迫剥削的正义斗争的革命文艺演出，在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使日本领事馆及抚松地方当局十分惊恐。抚松县公署在日本领事馆的指使下，以金日成等人是共产党、宣传赤化的罪名将金日成等演出队的青年学生们逮捕，关进了监狱。

当张万程老人从儿子张蔚华那里得知金日成及其他朝鲜青年被抓进监狱的消息之后，心中十分着急，立即跑到抚松县政府，直接找到县知事，质问他为什么随意逮捕无辜的青年学生，县知事说金日成等人是共产党。张万程老人立即以肯定的语气说：“他们不是共产党，我可以做保”。县知事最后表

示同意释放，要张万程去警察所领人。到警察所之后，警察所所长又横生枝节，诬蔑金日成等青年学生是危险分子，遭到张万程老人的严辞驳斥，他理屈词穷，才不得不将金日成等朝鲜青年学生释放。

一九八五年四月，金日成同志在回忆张万程老人营救出狱这件事时，满怀感情地说：“张蔚华全家为我们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二、见义勇为的少年

金日成刚到抚松第一校时，在听、说汉语方面有不少困难，张蔚华便主动承担起帮助他提高汉语水平的任务。他们俩不仅在学校里互相帮助，共同切磋所学的知识，而且在放学后，也总是形影不离。金日成十分聪颖，具有超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所以很快就掌握了汉语，并能熟练运用，同张蔚华一样，成为名列前茅的学生。张蔚华和金日成两人的爱好、志趣非常一致，每当学校有文艺演出时，在舞台上总有他们二人的表演；在网球运动场上，在松花江游泳比赛中，又可常常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二人互相砥砺，为了将来承担更大的使命，为了振兴各自的祖国，不仅要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必须具备强健的身体。张蔚华对于金日成同志必须光复祖国的豪情壮志非常敬佩，为有这样一个睿智、勇敢、目光远大的朋友而高兴。金日成对张蔚华时刻不忘祖国和民族命运、一心要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抱负，更是称赞不已。为得到这样一位具有炽热的爱国心、正义感的同志而欣喜非常。

金日成、张蔚华如同他们的父辈一样，自幼就富有一种见义勇为、扶正压邪的斗争精神。

有一次，抚松县第一校里一位深受学生们尊敬的老师，在街上办事时无端遭到一个警察的毒打。金日成、张蔚华二人得知此事，十分愤慨。他们组织第一校的学生，打着“严惩殴打教师的野蛮警察”、“保护教师的正当权益”等横标，列队来到县公署门前，呼喊口号，静坐示威，要求惩办毒打教师的警察。但是，同警察一个鼻孔出气的县公署，对学生们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学生们的斗争失败了。金日成、张蔚华等人见依靠县公署给教师撑腰、处罚殴打教师的警察是根本办不到的，便决定依靠学生们自己的力量，惩罚警察的暴行。在金日成、张蔚华的组织下，学生们行动起来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负责侦察的一位同学报告，殴打教师的那个警察要到戏院看戏。张蔚华和金日成等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便决定在戏院的大庭广众面前，教训这个警察一顿。但要想痛打警察，又能安全脱身，就必须在黑暗中警察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行动。而当时抚松戏院的戏台总是吊着一盏明晃晃的大汽灯，谁去击灭这盏汽灯呢？这是决定惩罚行动的关键。在大家讨论时，张蔚华挺身而出，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

当天晚上，张蔚华、金日成等十几个名学生按时进了戏院。当戏演到一半，快要中间休息时，张蔚华悄悄走上戏台，金日成及其他学生也移动到那个警察的身边。剧场刚宣布休息，张蔚华便几步走到台前，用木棍一下子将那吊在台上的大汽灯击碎，剧场顿时一片漆黑。与此同时，金日成高喊一声：“打！”十几个学生一齐扑向既定的目标——那个殴打了教师却一直逍遥法外的警察，有的用拳打，有的用脚踢，学生们把对老师的爱、对反动警察的恨，都集中到自己的拳脚上，直打得那个曾几何时还不可一世的警察鬼哭狼

嚎，跪地求饶。当戏院重新挂起一盏汽灯时，只见那个挨了打的警察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地歪倒在椅子上。这一行动，为挨打的教师出了气，长了被压迫人民的志气，而使那些横行不法的警察大为惊恐，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收敛自己的恶行。

有年春天，正值雪化冰消、满街泥泞之时，在吉林市，金日成、张蔚华等几个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洋车伕在泥水中艰难地拉着车，车上坐着一个衣着华贵、身体肥胖的家伙。当洋车在一个路口停下时，胖子从车上跳了下来，车伕一边擦着汗，一边对胖子说：“先生，路太不好走，能否多给几个钱？”胖子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车伕便进一步说：“现在是民国了，到处讲三民主义，拥护民主，先生您……。”还没有等车伕把话说完，胖子便挥拳向车伕打去，嘴里还干不净地说：“一个拉车的懂得什么叫三民主义，我先给你个‘五拳宪法’尝尝。”

金日成、张蔚华等几位学生对胖子那种趾高气扬的表现早就看不下去了，这时见他蛮不讲理，随意动手打人，更加义愤填膺。于是，金日成便喊了声：“上去，打这个坏家伙。”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打向那个气势汹汹的胖子。胖子见几个青年学生一起向自己扑过来，威风早已丢到爪哇国去了，吓得立即掏出一把钱来，扔给车伕，然后便没命地跑了。金日成、张蔚华等人从地上拾起胖子扔下的钞票，全部交给了车伕，并对车伕说：“对这种蛮不讲理的家伙，就要给他点颜色瞧瞧！”洋车伕频频地点着头，并一再感谢他们的见义勇为之举。

张蔚华与金日成在共同的学习和战斗生活中，关系到越来越密切。在课余时间，他们除了一起温习功课、参加打球、游泳等体育锻炼之外，还经常在一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谈论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他们决心为拯救各自的祖国，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当局的激烈斗争中去。他们认识到，要想掀起广泛的反日斗争，必须唤醒广大民众。因此，经常或同时，或分别地深入到抚松县农村考查民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路。有一次张蔚华一人到抚松县边远山区考查，一去就是四、五天。金日成怕张蔚华父母惦念，就到张家安慰两位老人，还取下挂在墙上的吉他，弹起了轻快、悠扬、朝鲜歌曲。张万程老人看到金日成从容、镇定、胸有成竹的神态，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你，成柱（金日成当时的名字）！我把张蔚华交给你了。”

三、暴风雨中的勇士

一九二七年，张蔚华与金日成在抚松第一校毕业了。一九二八年金日成先去安图，之后到吉林毓文中学读书。此时，张蔚华也打算同金日成一起去吉林，边读书边从事革命活动。由于母亲不愿让张蔚华离开身边，更担心他从事革命活动会发生危险，执意不肯让他离去。金日成考虑到老人的一片爱子之心，也劝说张蔚华留在抚松继续在第一校复习，并和张蔚华一起在抚松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除他俩之外，有金日成的母亲——革命老人康盘石女士，此外还有蔡善周（女）、郑学海等人。这些成员中，除张蔚华以外，都是朝鲜同志。这一年，张蔚华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用全部精力领导着抚松县第一个地下共产主义小

组，秘密地从事着革命斗争。一九二九年张蔚华无耐弃学经商，母亲为了使他安心在抚松经商，于这年秋天让他结了婚，但他并未因此而减少革命热情。这年冬天，金日成同志利用寒假期间，回到抚松。他马上去看望张蔚华，二人十分高兴，畅谈通宵，意犹未尽。金日成讲述了吉林等地的革命形势，张蔚华介绍了抚松地下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情况。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张蔚华又一次提出要同金日成一起走，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金日成同意了她的要求。将整个身心都献给革命斗争的张蔚华同志在春节前夕毅然离开白发双亲、新婚三个月的妻子，踏上了风雪弥漫、险象环生的革命征途。当时，年关将近，作为“天成永”掌柜的张万程先生让张蔚华将三千块银元送往一家货栈，他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会，便慨然应允，他知道革命组织非常缺乏经费，就决定将父亲让自己送给货栈的三千块银元全部交给革命组织。为了给革命组织提供武器，他还以对付土匪为由，将家里的一支步枪带走。临行前，他又将父亲防身用的一支手枪也偷出来，才踏上征程。根据事先商定的计划，比张蔚华晚走一天的金日成在蒙江与张蔚华及其他十几位中朝革命青年会齐，然后经辉南、磐石向吉林进发。金日成等革命同志见张蔚华从家里不仅带来三千块银元，而且带来长、短枪各一支，心情十分兴奋，决定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抗日游击队，但还觉得武器过少。两天之后，金日成、张蔚华等来到磐石县烟筒山。烟筒山是个人口颇多、街市繁华的小镇，地处磐石、双阳交界处，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这里设有一个警察所，有十几个警察，专门盘查南来北往的行人，敲诈勒索，无恶不做。金日成、张蔚华等经过了解，决定端掉这个作恶多端的警察所，既可为民除害，又可夺取武器，壮大

10月14日
29日

抗日武装力量。这天半夜时分，金日成握着手枪，张蔚华手提长枪，其他十几位青年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棍，乘着夜色，悄悄地靠近了警察所。由于天冷，值班的警察也躲到屋里，靠着椅子睡着了，金日成、张蔚华等人先下了值班警察的枪，将他捆好，嘴里塞满破布。然后摸进警察们睡觉的房间，十几个警察在睡梦中就成了俘虏。金日成、张蔚华等人一枪未发，就缴获了长、短枪十五支和许多子弹。第二天，当烟筒山广大群众为警察所被端掉而高兴得奔走相告时，金日成、张蔚华等十几位革命青年已经快到吉林市了。

张蔚华离家外出，一去不归，家里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惴惴不安，张万程老人派大儿子张蔚中出去寻找。

张蔚中秉承父母亲的无论如何也要把张蔚华找回来的嘱托，先到安图、蛟河去寻找，都扑了空。张蔚中仔细分析张蔚华出走前的思想情况，决定到吉林市找金日成去询问弟弟的下落。当张蔚中匆匆来到吉林市金日成的住所时，见弟弟正安然无恙地坐在桌旁看书。他本想向弟弟发作一顿，但见到金日成那热情接待和弟弟一心革命的神态，心情十分激动，早已忘了埋怨、忘记了疲劳。

金日成与张蔚中、张蔚华兄弟高高兴兴地在一起聚餐，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会面，三个人还特地合影留念。张蔚中见弟弟与金日成在一起，从事着一项崇高的事业，赞赏之余，改变了要张蔚华同自己一道返回抚松的主意，要张蔚华不用惦念家中之事，鼓励他同金日成一起全心全意地干革命。并且将张蔚华要他带给父亲的手枪重新交给了张蔚华。

张蔚中回到抚松后，向父母亲和张蔚华的妻子介绍了张蔚华的情况，请他们不用为张蔚华担心，并一再说：“金成柱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

送走哥哥以后，张蔚华根据金日成的安排，前往怀德县孤榆树的五家子一所名为三星小学的朝鲜学校担任汉语教师。张蔚华一面向朝鲜青少年讲授汉语知识，一面向他们宣传抗日思想。在张蔚华的辛勤教育下，一批朝鲜青年投身到抗日斗争之中。

一九三〇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东北的地方反动当局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镇压，金日成同志建立的许多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张蔚华受命去沈阳市平旦中学搞地下斗争。金日成同志亲自将张蔚华送到五家子村口，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冰雪漫天。金日成解下自己的毛围巾，围到张蔚华的脖子上。张蔚华知道这条围巾是康盘石老人用多少个不眠之夜才织出来的，它饱含着一片慈母之心，自己怎能要呢，他又把围巾围到金日成的脖子上。金日成再次解下围巾，说：“蔚华，我的妈妈不就是你的妈妈吗！你戴着它，就会永远记着妈妈的嘱托，战友的期望，更好地战斗！”

围巾又围到张蔚华的脖子上了。张蔚华热泪盈眶，他没有再解下围巾，而是用力握住金日成的手，深深地看了金日成一眼，转身消失在茫茫的风雪之中。

那时沈阳已完全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之下。张蔚华到沈阳后，给学生讲授具有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宣扬爱国主义的课程，经常领导学生反对日寇的歧视性政策，使平旦中学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钉，不久便被查封。此后，张蔚华辗转于大连、营口、鞍山等地，进行抗日斗争。有一次张蔚华拿着一只装着手枪和子弹的提箱，登上从沈阳开往营口的列车。火车开出沈阳不久，张蔚华就发现有特务跟踪，他连着走了几节车厢也未能甩掉盯梢的特务。为了保住送往游击

队的军火，张蔚华最后毅然跳下急驰的火车。

在大连期间，张蔚华积极发动渔民起来进行反日斗争，经常深入渔村。有一次他正在一条小渔船上和几个同志开会，日本鬼子和便衣特务们闻讯驾船追来，张蔚华抱着一块木板跳海逃走，在水中搏斗了几个小时，才在渔民的援救下安全登陆。

就这样，张蔚华同志在奉天省多次身临险境，勇敢地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进行殊死斗争，为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〇年夏天，张蔚华结束了在奉天的工作，回到吉林市。有一次，他到吉林市去找金日成，得知金日成去了海龙县，便坐火车前往海龙。在吉林开往海龙的火车上，他与金日成不期而遇。金日成到海龙县去是为了恢复遭到破坏的地下革命组织。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和地方反动当局为了扑灭抗日烈火，掀起逮捕革命者的风潮，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金日成同志乘坐三等车厢，从吉林市上车后就发现有一个密探尾随自己，多次采取措施，也未能摆脱这只狡猾的密探。正在危急之际，正巧遇见乘坐一等车厢的张蔚华，便立即将自己的危险处境告诉了张蔚华。张蔚华当即立断，让金日成到自己乘坐的一等车厢去。那个盯梢的特务见金日成起身同一个衣着考究的青年走进了一等车厢，而他却不能进一等车厢，于是，便同驻在海龙县的日本领事馆联系。驻海龙县的日本鬼子们听说发现了著名的朝鲜革命人金日成，立即在海龙火车站作了周密的布置，并给日本鬼子每人发了一张金日成的照片，要他们等金日成一下火车，立即逮捕。对此，早有估计的张蔚华也同前往营口办货、途经海龙的父亲张万程取得联系，请父亲设法营救金日成脱险。张万程老人